#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三至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

#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鬼八

張隆 吉闓石 富陽人

給使 甄法崇 謝晦

謝靈運 梁清 徐道饒

東萊陳氏 謝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繼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施續門生

張道虛

張隆

宋永初三年吳郡張隆家忽有一鬼云汝與我食當相佑助後爲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聞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愛惜當取爲棺見取船至有斧鋸聲日既暝聞呼喚舉尸置船中隆皆不見惟聞處分便見船漸升空入雲霄

中及滅後復聞如有數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也但向以惡我憎汝故隱没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問吉凶及將來之計語隆曰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爲覓物也十日一倒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出幽明錄

吉礐石

吉未翰從弟名礐石先作檀道濟參軍嘗病因見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相迎礐石厚爲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當爲少停乃不復見礐石漸差後丁艱還壽陽

復見鬼曰迎使尋至君便可束裝磬石曰君前已留懷令復得見愍否鬼曰前名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爲主簿又使隨至不可辭也便見車馬傳教油戟羅列於前指示家人人莫見也磬石介書呼親友告别語笑之中便奄然而盡出幽明録

富陽人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籪旦往視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籪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籪出材岸

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簖中敗如前王又治簖再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納蟹籠中繫擔頭歸云至家當破然之未之家三里聞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實入水破若蟹簖相負已多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使全簖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轉頓請乞放又頻問君姓名爲何王回顧不應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

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無復異土俗謂之山魈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問正欲害人自免出述異記

給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給使頻求還家未遂後日久此使在南窻下眠此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使眠失覆婦人至牀邊取被以覆之回復出門去使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明問使以何事求

歸使云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如所見惟云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患答云病腫而即與使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喪追計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出幽明錄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爲江安令卒於官後一年崇在聽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謹通法崇知其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罹繫苦復勤劇理墨又云卿縣民某

甲負我米千餘石無券書悍不還令兒累窮弊乞為嚴敕法崇曰卿可作詞士云向不費紙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口授其言歷歷辭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出渚宫舊事

謝晦

謝晦在荆州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乃紙盤須臾而沒出異苑

## 謝靈運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来坐别牀血流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貂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倏有大蟲遂被誅出異苑

##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於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甌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聞哺啜之聲清曰何

不見形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已沒飄寄聞卿好士故来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閑吾願周旋清答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来於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出述異記

徐道饒

徐道饒以元嘉十年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

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將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戶鬼便大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聞此語而不復進經數日歎云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是遂絕出異苑

東萊陳氏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師云此大怪應滅門便

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内有馬騎麾葢來叩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窺門内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復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中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出搜神記

謝道欣

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服郡將吉凶先於雷門示憂喜之兆謝氏一族憂喜必告謝引道來遭母艱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將轉吏部尚書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還閤至謝道欣遭重艱至離塘行墓地往向夜見離塘有雙炬須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長數十丈色白如練稍稍漸還赤散成數百炬追逐車從而行悉見火中有鬼甚長大頭如五石籮其狀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孫恩作亂會稽大

小莫不異戴時以爲欣之所見亂之徵也禹會諸侯會稽防風之鬼也出志怪錄

沈寂之

吳興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於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走車爲壞寂之有長刀乃以置甕中有大鏡亦攝以納器中出異苑

王胡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見

還家責胡以修謹有缺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而不見其形惟胡獨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筭諸鬼録今大從吏兵恐驚損鄰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於村外俄而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觀畢當還不足憂也胡即頓臥牀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

遍觀羣山備覩鬼怪未至嵩高山諸鬼迎胡並有饌設其品味不異世中惟薑甚脆美胡懷之將還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遠也胡又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及辭歸叔謂云汝既已知善之當修返家尋白足阿練此人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鍊也甚爲魏虜所敬虜王事爲師胡既奉此訓遂與嵩山上年少僧者

遊學衆中忽見二僧胡大驚與敘乖闊問何時來此二僧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衆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辭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敘說往日嵩山所見衆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出異苑

陶繼之

陶繼之元嘉末爲秣陵令嘗枉殺樂伎夜夢伎來云昔枉見殺訴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須

臾復出乃相謂曰今直取陶秣陵亦無所用更議王丹陽耳言訖遂沒陶未幾而卒王丹陽果亡出述異記

朱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殯忽形見還坐尸側慰勉其母衆皆見之指揮送終之具務從儉約謂母曰家比貧泰又亡殁永違侍養殯殮何可廣費出述異記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買荆州治下枇杷寺其額乃悞東空

地爲宅日暮忽聞恚罵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曰我姓龔本居此宅君爲何强奪承伯曰戴瑾賣地不應見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預瑾乎不速去當令君知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爲之動旬日暴疾卒出渚宮舊事

章授

丹陽郡吏章授使到吳郡經毘陵有一人年三十餘黃色單衣從授寄載笥行數日略不食所過鄉里輒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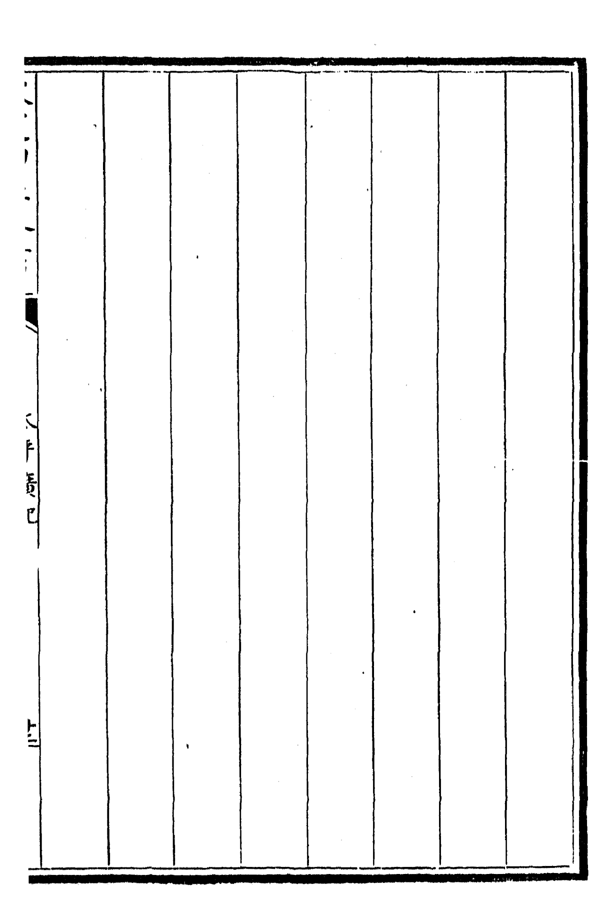
里中即聞有呼魂者良久還船授疑之伺行後發其笥有文書數卷皆是吳郡諸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去或將一管後還得升餘酒數片脯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載相煩求得少酒相與別所以多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陽別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從乞藥答言我但能行病殺人不主藥治病也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游江南具說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施續門生

吳興施續有門生常秉無鬼論忽有一單衣白袷客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出搜神記

張道虚

吴郡張道虚張順知名士也居在閶門遭毋喪中買新宅日暮聞人扣門云君是佳人何爲危人自安也答云僕自買宅得君棺器爲市魔作家相移有何負鬼曰移身著吴將軍家吾是小人日夜鬬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隨我視之於是二張恍惚便至閶門外二張聽之但聞冢中洶洶打拍鬼便語云當令君知少時兄弟俱亡出神鬼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三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鬼九

秦樹　竺惠熾　郭銓

賀思令　山都　區敬之

劉雋　檀道濟　石秀之

夏侯祖觀　張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頤

秦樹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爲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既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

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欲去乃俱起執别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出甄異錄

## 竺惠熾

沙門竺惠熾住江陵四層佛寺以永初二年卒葬後弟子七日會舉寺悉出惟僧明道先患病獨停忽見惠熾謂明道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狗地獄令知有報出異

苑

郭銓

郭銓字仲衡義熙初以黨附桓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輿導從顯形謂女壻劉凝之曰僕有謫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云吾有謫罰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矜耶女問當何處設齋答曰可歸吾舍倏然復沒辨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出冥祥記

##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今不絕出幽明錄

##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深樹中翻石覓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

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為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覩其狀蓋木客山魈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

頎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寡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上一時起火合宅蕩盡矣木客鄧德明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鉤利高岩絶嶺然後居之能斫榜索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加殯殮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魚生肉遺賔自作飲食終不令人得

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説往親覩葬所舞唱之節雖異於人聽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熈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装舟艦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出南康記

區敬之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泝流深入小溪幽荒險絶人迹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惡猝死其子然火守尸忽聞遠哭聲呼阿舅

孝子驚疑俛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

蔽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因析

薪以然火此物言故来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然火此物

坐亡人頭邊哭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

亡人面亡人面須臾裂剝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仗

須臾其父尸見白骨連續而皮肉俱盡竟不測此物是

何鬼神出述異記

劉雋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雋家在丹陽後嘗遇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狡獪而並不沾濡俄見共爭一匏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得壺因掛閣邊明日有一婦人入門執壺而泣雋問之對曰此是吾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語所以婦持壺埋兒墓前間一日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雋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出幽明錄

檀道濟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来縛己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清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出異苑

石秀之

丹陽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幘烏布袴褶擎一版及門授之曰聞巧侔班垂刻杬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陳止能造車制杬不及髙平劉儒忽持版而沒劉儒時爲朝請除歷陽郡丞數旬而殁

出廣古今五行記

夏侯祖觀

元嘉中夏侯祖觀爲兖州刺史鎭瑕邱卒於官沈僧榮代之經年夏侯來謁僧榮語如平生每論幽冥事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寳飾絡帶夏侯曰豈能見與必以爲施可命焚之僧榮令對燒之烟焰未滅已見夏侯帶在腰上僧榮明年在鎭夜設女樂忽有一女人在户外沈問之答本是杜青州彈箏妓採芝杜以致夏侯兖州爲寵

妾惟願座上一妓爲伴戲指下坐琵琶妓妓啼云官何忽以賜鬼鬼曰汝無多言必不相放入與同房别飲酌未終心痛而死死氣方絶魂神已復人形在搽芝側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承吉

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元嘉中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来招元慶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

中敬書忽失所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借物鬼求紙筆代答張素工巧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出異苑

梁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閒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又聞擗籬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二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室仙人來過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首人身舉面是毛

松羅鷲以箭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汙染箭又覩一物彷彿如人行樹杪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又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進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拉攞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疊誦呪見

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如此都絶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從衆數十人戴幘送書麤紙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遥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敘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曽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牋以弔其叔喪敘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殺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清先本使燉煌曽見此僧清家有婢產於是而絶出異苑

崔茂伯

崔茂伯女結婚裴祖兒婚家相去五百餘里數歲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將暮女詣裴門拊掌求前提金罌受二升許到牀前而立裴令坐問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聞大人以我配君不幸喪亡大義不遂雖同牢未顯然斷金已著所以故來報君耳便別以金罌贈裴女去後裴以事啓父父欲遣信參之裴曰少結崔氏婣而今感應如此必當自往也父許焉裴

至女果喪因相弔唁裴具述情事出罌示茂伯先以此罌送女入瘞既見罌遂與裴俱造女墓未至十餘里裴復見女在墓言語旁人悉聞聲不見其形裴懷内結發病死因以合葬出幽明録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爲禍夜輒出婢閤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

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出幽明錄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朧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二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

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轉經竟從倍來如雨惟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姊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絶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剗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吃嚂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戸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戸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

我是善神非前後来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
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
在京日服事衡陽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
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来看宅
聊復投擲狡獪忿戾禳却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
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事徹天曹沈今爲天然君
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
惟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庇之因請諸僧誦經

齋戒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令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絶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索頤

宋襄城索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盛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遷官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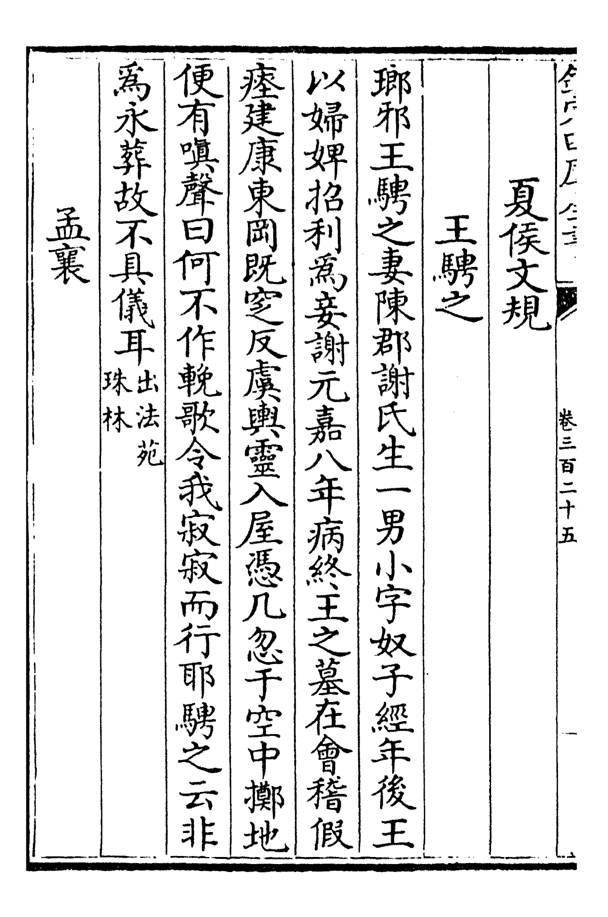
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無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頠父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索殺之持刀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異姓無他頠尚幼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頠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






夏侯文規

王騁之

瑯邪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為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既窆反虞輿靈入屋憑几忽于空中擲地便有嗔聲曰何不作輓歌令我寂寂而行耶騁之云非為永葬故不具儀耳出法苑珠林

孟襄

孟襄字寳稱元嘉十一年爲吳寧令其妻蔡氏在縣亡未幾忽有推窗打戶長嘯歌吟撒擲燥土復于空中揮運刀矛狀欲加人數數起火或發箱篋之內衣物燋而外不覺因假作蔡氏言語一如平生襄因問曰卿何以短壽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爲女時曾宰一雞被録到地獄三日聞人說鑄銅像者可以免因脫金指環一雙以助之故獲解免時縣有巫覡者襄令名而看之鬼即震懼良久巫者云見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雞兩目

直竪作亡人言是雞形者時又有慧蘭道人善于呪術即名之令誦經呪鬼初猶學之有頃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内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望旦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咤諷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中即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鬼

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日請
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
形稍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云飢乞食耳經日乃
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
子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久稍安習之鬼
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于京師轉相報告往
來觀者門限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珠寺僧舍沙門
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元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

報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
罹災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横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
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
舍曰鬼多知我生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
縁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
條次繁多故不曲載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
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
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

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出冥報記

虞德嚴猛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益陽止主人夏蠻舍中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扳取俄頃有虎到戶而退

尋見何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巒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共格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又會稽巖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婦舉手指撝狀如遮護須臾有二胡人前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壻得無他出異苑

郭慶之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

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腦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爲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煙氣或爲石或作小兒或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出述異記

薄紹之

薄紹之嘗爲臧質參軍元嘉二十四年寄居東府之西賔别宅中與祖法開鄰舍開母劉寢疾彌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紹之見羣鼠大者如豚鮮澤五色或純或駮或著平上幘或著龍頭大小百數彌日累夜至十九日黃昏内屋四簷上有一白鼠長二尺許走入壁下入處起火以水灌之火不滅良久自滅其夜見人修壯赤色身光如火從燒壁中出徑入牀下又出

壁外雖隔一壁當時光明洞徹了不覺有隔障四更復
有四人或與紹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後夕
復燒屋有二人長九尺許騎馬挾弓矢賓從數十人呼
爲將軍紹之問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東邊病人還二
十一日羣黨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
至曉輒還爾夕試繫之須臾有一女子來云勿繫此狗
願以見乞答便以相與投繩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於
是呻喚垂死經日不能動有一人披錦袍彎弧注鏃直

向紹之謂汝是妖邪敢於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尋收治汝鬼弛弦縱矢策馬而去出述異記

索萬興

燉煌索萬興晝坐廳事東間齋中一奴子忽見一人著幘牽一騘馬直從門入負一物狀如烏皮隱囊置砌下便牽馬出門囊自輪轉徑入齋中緣牀脚而上止於興膝前皮即四處卷開見其中周匝是眼動瞬甚可憎惡良久又還更舒合仍輪轉下牀落砌西去興令奴子逐

至廳事東頭滅惡之因得疾亡出述異記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埽地見棗樹上有一人修壯黑色著皂襆帽烏韋袴褶手操弧天正立南面舉家出看見了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曰僕來名君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出述異記

庾季隨

庾季隨有節槩膂力絶人宋元嘉中得疾晝卧有白氣如雲出於室内高五尺許有頃化爲雄雞飛集别牀季隨斫之應手有聲形即滅地血滂流仍聞孌嫗哭聲但呼阿子自逺而來徑至血處季隨復斫有物類猴走出戸外瞋目顧視季隨忽然不見至晡有二青衣小兒直從門入唱云庾季隨殺官俄而有百餘人或黒衣或朱衣達屋齊唤云庾季隨殺官季隨揮刀大呼鬼皆走出

滅形還步忽投寺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見父有鬼逐後以皮囊收其氣數日遂亡出述異記

申翼之

廣陵盛道兒元嘉十四年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道兒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乏氣舉門户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記

王懷之

王懷之元嘉二十年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嫗頭戴大髻身服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敘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杪鬼狀乃與麝香服之尋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其驗也出異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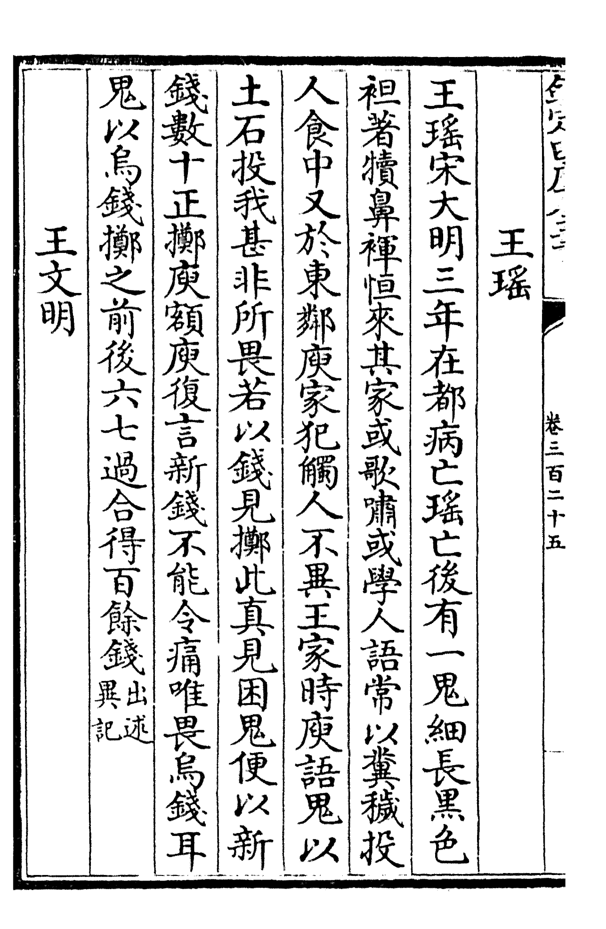
柳叔倫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倫住故衡陽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見一脚跡長二寸倫有婢細辛使取水澣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拔刀喚婢在側聞有物行聲以刀斫

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二十日婢病死倫即移尸出外明日覔尸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廓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劉廓爲荆州戸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碁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題云每思碁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出渚宮舊事





王瑤

王瑤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瑤亡後有一鬼細長黑色袒著犢鼻褌恒來其家或歌嘯或學人語常以糞穢投人食中又於東鄰庾家犯觸人不異王家時庾語鬼以土石投我甚非所畏若以錢見擲此眞見困鬼便以新錢數十正擲庾額庾復言新錢不能令痛唯畏烏錢耳鬼以烏錢擲之前後六七過合得百餘錢出述異記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復如初母尋亡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卧靈牀上如平生諸兒號戚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所使婢姙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雞割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續喪亡出述異記

夏侯文規

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犢車賔從數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翫習不為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其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絶不復識人文規索水噀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曰此桃我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

言亡者畏桃君何爲不畏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見地有蒜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五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一



袁炳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泰始末爲臨湘令亡後積年友

人司馬遜於將曉間如夢見炳來陳叙闊别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著論常言生為馳役死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料畧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諮尚書時司空王僧

虔爲吏部炳遜世爲其遊賓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别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難何不且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不容得委悉揖别而去初炳來闇夜遜亦了不覺所以天明得覩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履而還暗見炳脚間有光可尺許亦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出冥祥記

費慶伯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爲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

皆赤幘同來云官喚慶伯云纔謁歸那得見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答云非此間官也慶伯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之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却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爲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祕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云此必妖魅所困也慶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騶楚撻流血怒而立於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

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異記）

劉朗之

梁安成王在鎮以羅舍故宅借録事劉朗之嘗見丈夫衣冠甚偉斂衿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見黜時人謂君章有神（出述異記）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内聞彈箜篌聲竊於窗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閒婉明燭

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絃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懌直前撫慰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頗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營佳味纔飲數杯女復歌歌曰星漢縱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絶因前擁紹祖呼婢徹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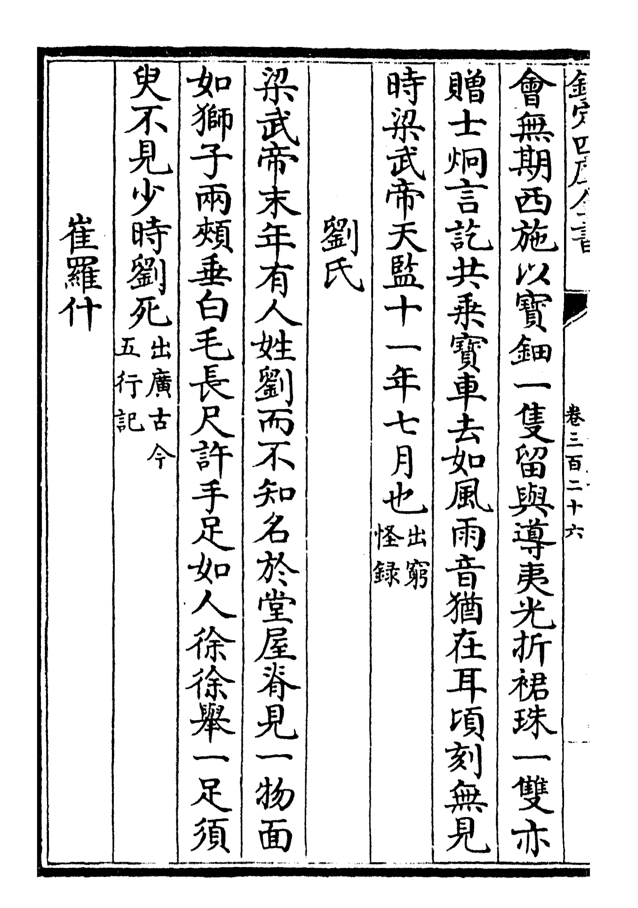
別贈以金縷小合子曰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録

##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真簡先生瓛三從姪父騫梁左衛率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炯同宴於時秦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

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垂顧眄語訖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烱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敘會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為君子導語夷光曰夫

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吴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他人之手吴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吴王已耋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皆貢吴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緣會言訖惆然導與士炯深感恨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


會無期西施以寳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折裙珠一雙亦贈士炯言訖共乗寳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出窮怪録

劉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劉而不知名於堂屋脊見一物面如獅子兩頰垂白毛長尺許手足如人徐徐舉一足須臾不見少時劉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道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戸東坐與什敘温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

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顔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更當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届歷下以

爲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隄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出酉陽雜俎

沈警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

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没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餚祈禱謷獨酌水具祝祠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喦谷雖致之非遥而薦之隨俗毋誠在此神其感録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闗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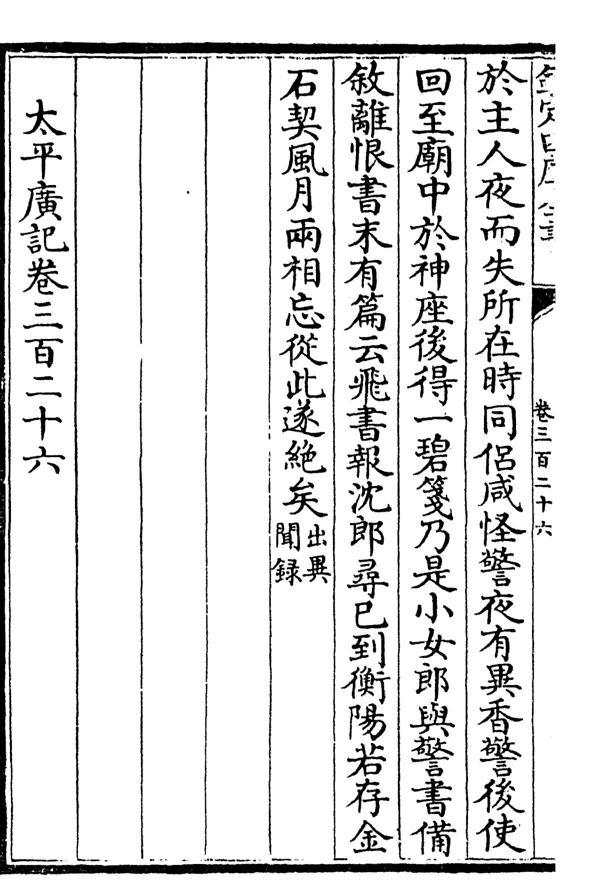
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令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

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内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謦就坐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謦嗟賞良久顧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而謂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於人間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

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絶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謷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謷亦下淚小女郎謂謷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嘗懷此恨矣謷見二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謷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

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别促會賒況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戸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敘衷款須臾大女

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讌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讌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讌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讌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





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嚳夜有異香嚳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嚳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絶矣出異聞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六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二

崔子武

齊崔子武幼時宿於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夜夢一女子姿色甚麗自謂云龍王女願與崔郎私好子武悅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觀之傍有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裾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絶出三國典略

馬道猷

南齊馬道猷爲尚書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見鬼滿

前而傍人不見須臾兩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諸君見否傍人並不見問魂形狀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蝦蟇云必無活理鬼今猶在耳中視其耳皆腫明日便死出述異記

顧總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戇不任事數爲縣令鞭扑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黄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總曰樊

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揔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宫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綱渚濵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

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
皇在春宫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囿恣遊觀末臣
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團天文信
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爲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
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
再顧簪蟬冠侍遊於離宫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生
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
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摠曰吾本短小無

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荆州女尋生一子荆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予又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

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揔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爺抛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揔不覺涕泗交下因爲一章寄嬌羞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揔殷勤敘别乃遺劉楨

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即解遣以賔禮待之後不知搃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搃可不修進哉出玄怪録

邢巒

後魏洛陽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録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

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里掘此地輒得金玉寶玩之物時邢鸞家常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而鸞卒出洛陽伽藍記

蕭摩侯

後魏胡太后末年澤州田參軍蕭摩侯家人浣一黃衫晒之庭樹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見此衣爲風所

動彷彿類人謂是竊盜持刀往擊就視乃是衣自此之後內外恐懼更數日忽有二十騎盡爲戎服直造其家揚旗舉杖往來掩襲前後六七處家人惶懼不知何方禦之有一人云按樂方燒羖羊角妖自絶即於屠肆得之遂燒此等後來至掩鼻云此家不知燒何物臭穢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絶出五行記

道人法力

廣州顯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詣厠於戶中遇一鬼狀如

崑崙兩目盡黃裸身無衣法力素有膂力便縛著堂柱以杖鞭之終無聲乃以鐵鎖縛之觀其能變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出述異記

## 蕭思遇

蕭思遇梁武帝從姪孫父懿爲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遭害不樂仕進常慕道有冀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邱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樓宇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柴

門者思遇心疑有異令侍者遥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雨中從浣溪來及侍童開戸見一美女二青衣女奴從之並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浣溪來雨中道遠不知所乗何車耶女曰聞先生心懐異道以簡潔爲心不用車輿乗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沙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而笑復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懐應就寢耳及天曉將别女以金釧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物敘情又曰但有此心不

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時來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思遇亦愴然言訖遂乘風而去須臾不見唯聞香氣猶在寢室時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

任胄

東魏丞相司馬任胄謀殺高歡事洩伏誅其家未之知家內忽見其頭在飯甑上相召看之少頃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國典略）

董壽之

北齊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都不應答有頃出門遶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其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其血數斗而壽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死問出續搜神記

樊孝謙

北齊樊孝謙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遷至員

外散騎侍郎嘗於其門首觀貴人葬車揖方相而別是後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門孝謙出視乃見所揖方相門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語否孝謙驚倒須臾便卒貞觀初崔信明爲洋州與縣丞向瓘無二說出五行記

李文府

隋文帝開皇初安定李文府住鄴都石橋坊曾夜置酒瓶於牀下半夜覺忽聞瓶倒漏酒聲使婢看之酒瓶不倒蓋塞如舊須臾復聞有物嗒水聲索火照看屋內靜

無所見滅燭下關未睡似有以手指斵其膝至三文府起捫之又無所得乃拔刀四面揮之即聞有聲如飛蟬曳響衝而出文府後仕兖州須昌縣丞至開皇八年見州故録事孔瓚即須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廳前再拜文府驚問何為云太山府君選好人瓚以公明幹輒相薦舉文府憂惶叩頭瓚良久云今更為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說之說訖便覺不快須臾而死出五行記

史萬歲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厠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責殺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出兩京記

房玄齡

房玄齡杜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連呼王文昂者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名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

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謝而去出續玄怪録

魏徵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恒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黃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為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涼内即雕刻延徵於深

閣對爐火而坐進以美酒嘉殽從容論道詞理博辨徵不能屈臨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來有鬼神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復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簡達恒山中隱士徵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冢耳探其簡題云寄上恒山神佐徵惡之投於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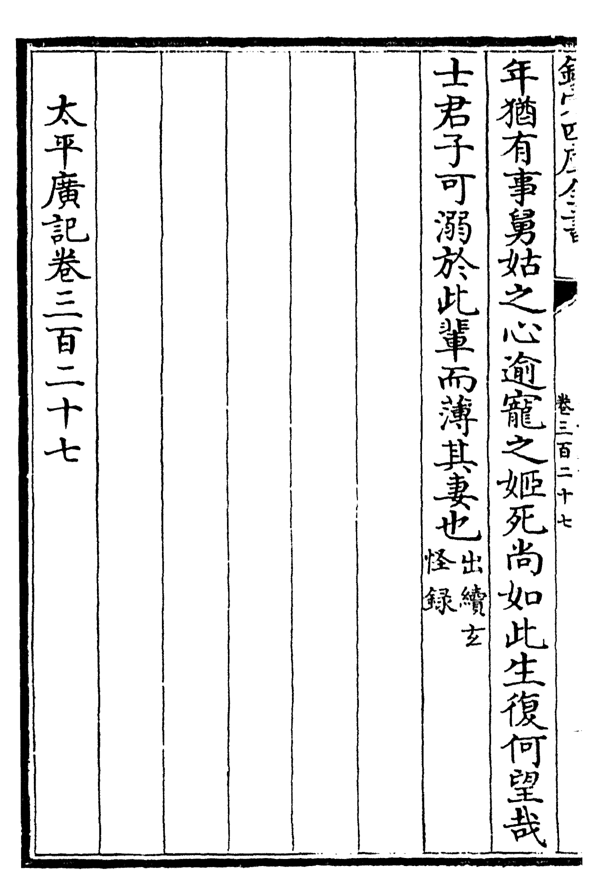
出瀟湘録

唐儉

唐儉少時乗驢將適吴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别室取漿郎渴甚爲求之逡巡持一盂至儉視其室内無厨竈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既復縫襪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

舅姑明早郎來迎故忙耳僉微挑之拒不答僉媿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都爲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貸師薛良之柩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祔先塋耳僉隨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啓殯棺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

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鍤碎其柩而罵之俆遽造之歎者曰璋姓韋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適開易其棺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寵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於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還於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於彼往復無常遽遺之耳俆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





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尚如此生復何望哉士君子可溺於此輩而薄其妻也出續玄怪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鬼十三

慕容垂

唐太宗征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黄衣立高冢上神彩特異太宗遣使問之答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出靈怪集

李勣女

貞觀元年李勣愛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廬於墓側一日女子忽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樹之神竊我今值其

神出朝西獄故得便奔出知爾在此是以來我已離父母復有此辱恥不可歸幸爾匿我我能以致富報爾家僮駭愕良久乃許遂別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曉來行步如風一月後忽攜黄金十斤以賜家僮受之出賣數兩乃民家所失主者執家僮以告洛陽令推窮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餘金盡化為黄石焉出孫相録

解襆人

江南有數人行船見岸上兩人與船並行數里岸上人云暫寄歇息船人許之怪其跳擲上船其疾如風須臾兩人云暫至村各有小襆且寄船上慎勿開也殷勤戒之兩人去後船中一人解襆共看每襆有五百帖子似非紙篆隸並不可識共驚還結如故俄頃二人回云開訖何因諱乃捉解襆人云是此人解遂擲解襆上岸如擲嬰兒又於村中取人擁之而去經數日一人欲放解襆者一人不許曰會遺一二年受辛苦乃將至富人家

其人家有好馬恒於庭中置槽自看飲飼此時已夜堂門閉欲取富人無由一人云此人愛馬解馬放即應開門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擔之應手即死取得富人遂棄解褋人而去此家忙懼唯見此人在即共毆縛之送縣以解褋等事爲辭州縣不信遂斷死此人自雪無由久禁乃出出異聞録

漕店人

貞觀中長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華一二年後

忽見亡弟來容貌憔悴言爲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爲林皐驛馬祗承困苦不堪故來請兄代兄大驚懼更多與紙錢遣努力且作其後數月又見弟來云祗承不濟兄遂不免去其兄應時而卒出異聞録

張琮

永徽初張琮爲南陽令寢閤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曰昧

之亂某在兵中爲桀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閤前一目爲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何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爲具棺櫬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復仇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今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

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徇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寔爲鬼雄出廣異記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衞者皆見焉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詰問之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

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葬於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於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製甚精巧乃勅易棺櫬以禮葬之於苑外并以玉魚隨之於此遂絶出廣異記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以給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於汝何由而破産以奉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久爲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別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偕行仁亶奇其志許焉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

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房外有牀久之一客後至坐於
牀所仁亶見其視瞻非凡謂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
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合飲酒酣歡甚乃同
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
令主河北婚姻紏男女脚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
繩方信焉因求問已榮位年壽鬼言亶年八十餘位極
人臣復問庚鬼云庚命貧無位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
云或紏得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

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訖當相爲解彼絆此以成閻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爲信因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裝濕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亶問其故云已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之義已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極歡仁亶乃云閻侯是已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主

人辭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許焉以馬驢及他賚爲贄數日成親畢留閻侯止王氏仁亶獨往主人贈送之其後數年仁亶遷侍御史幷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後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廣異記

明崇儼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爲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

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祔二親者輌車已出郊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髮弊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慜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諫有言如此祔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

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間厭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紀聞

王懷智

唐坊州人王懷智顯慶初卒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蘇云在地下見懷智見任太山録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

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白我母曰懷智今爲太山録事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早償之懷善將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即賫書特送其舍所謂家事無不暗合至三日懷善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勲衛侯智純說之出法苑珠林

法門英禪師

唐法海寺沙門英禪師具言每見鬼寺主沙門慧蘭怪

而問焉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飢虛甚以師大慈
又自有所見從者二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巳報云後
日曉食書來專相候待慧蘭便備酒脯之類至時秦王
果來侍從甚衆貴賤羅列坐食甚急謂英曰弟子不食
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
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惸孤應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
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陳軫爲
多虛詐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爲殺人多受罪亦未

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自受飢窘也答曰慈心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將來耶深䀌愧臨去時謂英曰甚愧禪師弟子有物在當相送城東門通化外尖家是弟子墓時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家耳英曰往赤眉賊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麄物去細者深賊取不得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謝去出兩京記

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龎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龎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龎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廵導乃問以姓氏龎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巳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爲意願適

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恵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俟我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别是歲果荆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自别弁後以憂慮繫懐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為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内掀

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并亦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出集異記

王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

遣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旣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出法苑珠林

巴峽人

調露年中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忽聞有人朗詠詩曰秋逕填黃葉寒催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其

音甚厲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數十遍初聞以爲舟行者未之寢也曉訪之而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絶詠詩處有人骨一具出紀聞

陸餘慶

陸餘慶吳郡人進士擢第累授長城尉拜員外監察久視中遷鳳閣舍人歷陜州刺史洛州長史大理卿少府監主睿宗轀車不精出授沂州刺史餘慶少時嘗冬日於徐亳間夜行左右以槖橐前行餘慶緩轡躡之寒甚

會羣鬼環火而坐慶以爲人馳而遽下就火詠火㷼熾而不煖慶謂之曰火何冷爲我脫靴羣鬼但俯而笑不應慶顧視之羣鬼悉有面衣慶驚策馬避之竟無患其傍居人謂慶曰此處有鬼爲祟遭之者多斃郎君竟無所驚懼必福助也當富貴矣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八